



新凉知秋来

□ 王国梁

早晨出门,忽觉一股新凉扑面而来。真是新凉啊,这种凉意不是空调带来的那种生硬的凉,也不是雨后那种飘忽即逝的凉,而是一种来自大自然深处的凉。这种新凉气场十足,跟初春时节来自春天腹地的暖一样,有不可阻挡的气势。

秋凉如水,时光如诗,岁月流长。清凉的风拂面而来,吹得头脑瞬间清醒。久违的舒爽之感,让人感受到初秋带来的浅浅喜悦。“新凉凉残暑,细雨作秋声。”初秋登场,正是一年中最美时节,凉意驱走了酷热,清爽驱走了烦躁,天凉好个秋!夏的繁文缛节就这样被一阵风吹得动了根基,秋马上就要来个删繁就简,天高云淡,地阔风轻。此时的秋只有凉意而无寒意,只有收获而无萧瑟,实在是人间好时节。

都说“一叶知秋”,我想叶子何以能率先感知到秋之味?它一定也是被这一丝新凉惊到了,还来不及作出反应,一片叶子就惊慌失措地落了下来。那

极富使命感的落叶,庄严地落于地上,向土地昭告秋天的来临,也向世界昭告自己完成了使命。立秋的落叶,是神圣的。

一丝新凉知秋来,一叶梧桐一报秋。秋叶先知先觉,感知到秋天的气息,而且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。我们人呢,会紧随其后。

母亲站在窗前,面对着一窗秋凉,感慨道:“立秋了,该种白菜了!”这几年母亲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,但她依旧惦念着乡下。在乡下的时候,每年立秋开始种白菜。“头伏萝卜二伏菜,立秋过后种白菜”,这是母亲耳熟能详的农谚。我问母亲:“为什么立秋过后种白菜?”我想,难道白菜也来凑立秋的仪式?母亲说:“立秋以后一天比一天凉了,适合白菜的生长特点。”

立秋之日凉风到,一枕新凉一扇风。早上立了秋,晚上凉飕飕。果然如此,秋凉一天比一天深。

如今母亲不种白菜了,但她闲不住,好像这时候不做点什么就会辜负了大好时光。她把秋天的衣服收拾出来,一一晾晒,归置妥当。做了这些事,母亲安心地微笑着,好像完成了一项迎接秋天的使命。

微雨新凉秋来到,不过大自然的变化是缓缓过渡的。夏的底色还未完全褪去,草木依旧郁郁葱葱,午后的天气依旧炎热。“云天收夏色,木叶动秋声”,秋天已启程,总有秋意浓的时刻,且行且珍惜吧。

一丝新凉知秋来,时光变迁心安然。秋天给春的播种、夏的耕耘亮出最后的成绩单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一切都在秋天显山露水,那些辛勤的付出和丰硕的收获,藏都藏不住。秋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,收获的同时也在播种,新一轮的更替即将开启。

新凉天气,秋光大好,在秋天里默默付出吧,岁月不负有心人!

我的家乡有“啃秋”的习俗。啃秋也叫咬秋,就是在立秋这天吃瓜,意思是炎夏即将结束,凉爽的秋天来临,要啃下酷暑,并将秋咬住。

“啃秋”一直是我家的“保留节目”,颇为隆重盛大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父亲开始种西瓜。当时我家是村里第一家种西瓜的,瓜果成熟的季节,我家的瓜园里果香四溢,引来邻居们的羡慕。

立秋这天,父亲会邀请邻居们去瓜园里啃秋。男女老少在瓜园里大聚会,场面壮观,颇有仪式感。父亲招呼着:“今儿啃秋,咱可劲儿啃,把肚皮都啃圆喽!”孩子们听到父亲的号令,眼睛里立即放出光来。那会大家平时很少能吃到西瓜,如今看到满地的西瓜,兴奋无比。

我觉得这个“啃”字形象极了,啃说明吃相比较豪放,不拘束什么形象问题,敞开了吃个痛快淋漓。

父亲剖开一只大西瓜,然后切成小块,孩子们纷纷围过来,一块一块开始“啃”。虽然啃秋这天孩子们可以撒欢儿,但大人们还是会嘱咐孩子:“可不能在瓜园乱跑,踩坏了瓜秧可不行!吃西瓜不能浪费,把西瓜啃干净!”孩子们都很听话,依然记得那年邻居李叔家的儿子虎子才六岁,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小层瓜皮,仰着头问:“我这样啃行吗?”大人们被天真的孩子逗得哈哈大笑。

邻居吴奶奶是位孤寡老人,父亲和母亲对她一直照顾有加。她也跟大家一起来瓜园啃秋,她的牙齿都没了,啃西瓜很不得力。有人跟她打趣说:“吴奶奶,你这啃得也太慢了,别人吃两块,你一块都吃不完!”吴奶奶笑呵呵地说:“我这才是真正的啃秋呢,瞧啃得多卖力!”吴奶奶喜欢凑热闹,看着大家啃西瓜,她特别开心。父亲在瓜园里翻翻找找,找出来一只甜瓜,这种甜瓜口感很面,特别适合老年人吃。父亲把甜瓜递给吴奶奶吃,她咧开没牙的嘴,笑得很是灿烂。

瓜园里一派热闹,一会儿工夫,孩子大人都吃得肚皮滚圆。“吃瓜群众”尽兴而归,瓜园里又恢复了平静。天高云淡,一丝清凉的风吹了过来,很是惬意。看来真的是啃下酷暑,把秋咬住了。母亲清点着瓜园的西瓜,说:“今年又啃去了十几只西瓜!”母亲是个有点小气的人,她会盘算这十几只西瓜能卖多少钱。父亲则哈哈一笑说:“那算什么,老天爷最大方了,这不秋天来了嘛,咱的收获多着呢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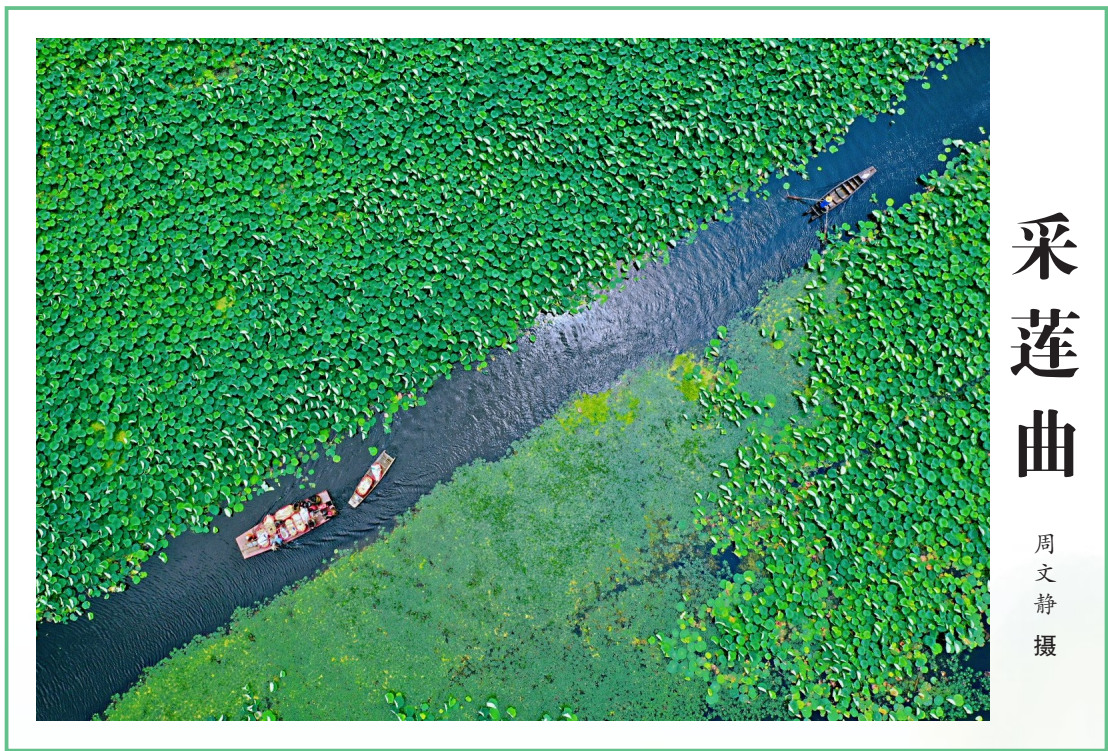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是个豁达的人,他的话虽然朴素,但蕴含着得与失之间的哲理。失去了十几只西瓜,但却得到了邻里间和谐的关系。得,远远大于失。你失去的,慷慨的大自然定会补偿你,赠你一个活色生香的丰收季。啃秋,啃的是热闹和谐,啃的是邻里和睦,啃的是人间真情,也啃出了一个慷慨的秋天!

「啃」出一个慷慨的秋

□ 王纯

采莲曲

周文静 摄



立秋是收获的标志

□ 王中平

立秋,秋季的第一个节气,自然界的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萧索成熟。俗话说,“秋不凉,籽不黄”“立秋十天遍地黄”。立秋,是收获的标志,预示着一个金色的秋天就要到来了。

家乡广种水稻,那一株株水稻经过春的播种、夏的耕耘,稻穗逐渐由青变黄。当第一滴秋雨落在稻穗上,当第一缕秋风吹过田野,稻穗慢慢开始成熟,行走在田野上,一块块稻田如一幅幅美丽的金色画卷,铺展在山水之间。

成熟后的水稻低着头,在秋日的阳光闪烁着金光,秋风拂过,稻浪翻涌。父亲站在稻田里,一层的稻浪越过父亲的笑脸,父亲喜得合不拢嘴。父亲找出闲置一年的镰刀,拿到街上的铁匠铺里重新淬火。搭斗、挡席、斗架、箩筐、箩绳、扁担,差缺的也要一一补上,为收割做好准备。一路上父亲见到人就打招呼:“你家稻谷今年怎样?”“好得很哟!”回答的人也是洋溢着满满喜悦。

正式收割开始,所有的人都有分工,都不会闲着。父母是主劳力,我负责给他们送凉水,在家晒谷子。太阳还没有爬上来,搭斗里就已装满了

金黄的谷粒,父亲拿来箩筐,装满满两箩筐,足有180斤重,担在肩上,走在田坎上,如履平地。

立秋后的田野,并不是只有黄色是收获的标志,黄色只是主色调,红色也是立秋后植物成熟的颜色。

稻田边的土地上辣椒已经红了。清晨,是摘辣椒的最佳时间。我跟在母亲身后,好奇地看着母亲轻轻地把一个个红通通的辣椒摘下,放进她的竹篮里。在晨曦中,一个个辣椒像出水芙蓉,晶莹的露珠在辣椒上娇艳欲滴,闪烁着五彩的光芒。母亲摘辣椒时,是不准我靠近的,害怕我会折断辣椒的枝叶。母亲把摘回来的辣椒洗净,放在簸箕里晾晒半日,就可以做辣椒酱。而颜色鲜艳、粒大的辣椒,母亲会把它绑成一把,挂在屋檐上,让其自然风干,留着成为来年的种子。

一年中,父母最盼望立秋的到来,把一年的粮食颗粒归仓,一家人的生活便可以无忧。田野上那金灿灿的,那红通通的,是父母最喜欢的颜色,看见大半年的辛苦终于有了收获,那如稻穗一般沉甸甸的心便可以放下了。

父亲的“立秋”

□ 魏益君

到了,立时留下了一串深深浅浅的小脚窝。我以为父亲会责骂我,但他只是看看菜地,抱怨了一句:“好好的菜畦,糟践喽!”

我们犯了错,站在一旁声音低低地问父亲:“那怎么办啊?”

父亲笑着说:“留着吧,看看能长出什么样子。”

后来几天,我天天去菜地看被我们踩过的菜畦。有一天,我看到满畦冒出星星点点的新绿时,脚窝里也开始有了点点绿色,我喜出望外。然而,直到满畦的绿色出落成萝卜的样子,脚窝里依然是一根瘦瘦的嫩芽。父亲像是早已料到地说:“知道了吧,劳动的成果是不能糟蹋的。”

我记下了父亲的话,后来再到立秋时节,我和父亲一块去菜地劳动,从给父亲递农具打下手,到后来卖力地翻地浇水,父亲看着很是欣慰。

小憩时,父亲会开心地给我讲种菜的农事:“头伏萝卜二伏芥,三伏里头种白菜,这是农谚老

话。但我们这的气候,只有在立秋时节才最适宜种菜。这些蔬菜在立秋后才长得最好,因为这些蔬菜在生长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,那就是害怕高温。当这些蔬菜遇到高温天气时,就很容易出现根腐病、软腐病等病害,不仅会影响到蔬菜的正常生长,严重时还会造成整株死亡,所以这些蔬菜在种植时不能太早,以免在生长期旺盛期因气温太高而导致病害发生。”

果然是实践得真理,父亲虽说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子,却能说出不少农业知识。

每回种完菜,父亲就会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小酌。进入秋天的石榴果开始泛出红晕,映着父亲黝黑的陶醉的脸庞。一个冬天的食用蔬菜有了,那是庄稼人心中底气。喝到兴致时,父亲还会情不自禁地哼起小曲。这小曲让人陶醉,柔柔着农家的日子。

立秋,一个充满诗意的农历节气,被父亲过得忙忙碌碌,有滋有味。

祖母等秋

□ 杨金坤

树上的叶子还绿着,地上的草还青着,忙完一天的祖母,便坐在院子里念叨:“秋要来了。”

此时,暑热还没有褪去,我用小手抹一把脸上的汗,很不解地问:“天还这么热,秋哪里要来了?”祖母让我闭上眼睛,伸出双手,张开五指,问:“是不是感觉到穿过手指的风,有些凉意?”听祖母这一说,我好像真能感觉到这风中带点凉意了。

“一边绿油油,一边红通通,左边喜雨,右边怕水。”祖母曾给我猜过一个字谜。祖母见我猜不出,便在地上捡起一截树枝,在地上“画”了一个大大的“秋”字。我问祖母:“你不是不识字吗?”祖母笑笑说:“这个字我倒认识。”

祖母没上过学堂,不识字,但脑子好使,是家里的活日历,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,离下一个节气还有多少天,她都能脱口说出来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祖母特别喜欢秋。

酷暑难耐的夏日,祖母总是不急不躁,她说,热到头了,秋便来了。夏日时节,祖母算日子的方法不是初伏过了多少天,中伏过了几天,而是今天离立秋还有几天。我也掰着手指数,跟着祖母一天一天地盼,过一天离立秋的日子便近一天,心里的烦闷便少了些许。

祖母坐在院子里,当一片树叶落下,祖母便会告诉我,秋来了。

“把春天里刚孵出的小公鸡杀了吧,给孩子们贴贴秋膘。”祖母反复叮嘱母亲。见母亲犹豫,祖母又说:“苦夏,苦了孩子了,看孩子们都瘦了。”

立秋后,祖母总要领着家里的孩子去赶集,领我们吃集饭,还要扯新布为我们做新衣。每个小孩都扯上一身,祖母趁着秋凉赶制出来,看着我们穿着新衣服,比望着田地里丰收的景象还幸福。

为了赶在立秋前攒够扯新布的钱,祖母每天都在地里劳作,果园里的桃子熟透了,祖母装在篮子里挎到集上去卖,回来后一遍一遍数钱,数完放到荷包里,再将荷包藏到墙柜里锁起来。祖母顶着烈日在桃园里拔草,收拾她的果树,有人问她:“热吗?”她笑道:“不热,我干活就是等秋,秋天离我还有‘一望远’,我已经感觉到秋凉了。”祖母的“一望远”就是她目光所及的地方。

后来,我长到了才知道,其实祖母的等秋是一种期盼。期盼着桃园里的收成,墙柜里的荷包鼓了,她的秋天便到了;我们开心了,祖母的秋天便到了。

立秋时节

□ 胡巨勇

荷花的群舞完美谢幕之后
夏末的一场雨
掀开了秋天的门扉
季节的情怀便流淌在惬意的秋风里

芦花白、枫叶红,远山翠
万物用抒情的色彩
接受秋的检阅
辣椒火红的心事
一串串挂在屋檐之下
咀嚼着岁月呢喃中深沉的美
庄稼用金灿灿的预言
诠释秋的遐想
面对乡村的守望
成熟和厚重
早已写进父老乡亲的笑容里

行走在立秋时节
阳光饱蘸着浓情泼洒锦绣画卷
我用文字里的诗意
点击秋天
目光复制的诗情画意
收藏进感怀的文件夹
酝酿幸福

